

47 聰明的胡里奧

胡里奧付了香菸錢，靠在櫃臺邊，撕開香菸盒的一角。就在這時，一個美麗的黑髮女郎走進雜貨店。

她向胡里奧的方向走來，走路的姿態非常誘人。她穿著粉紅色的短褲，上衣是一件袒胸露背的胸衣，露出優美、結實的身材，就像一位參加國際運動會的女選手。她有一對藍色的眼睛，皮膚是乳白的，略帶咖啡色，臉上的表情開朗活潑，手裏牽著條大狗，那條大狗是標準的法國獅子狗，修剪得很整齊，輕快活潑地跟在女主人身後。

黑髮女郎走到胡里奧身邊，從現金櫃旁的報架上拿起一份報紙，折了一下，兩頭輕輕弄皺，交給那條大狗。「貝貝，喏，」她歡快地說，「幫我叼著。」

貝貝高興地把報紙咬在口裏，使勁搖著尾巴，等候女主人付店主報紙錢。

胡里奧天生就喜歡狗，他把打開一半的香菸塞進口袋，彎下腰逗狗玩。

「嘿，貝貝，」他親切地說，「你是隻漂亮的狗，是嗎？」

他伸出一隻手讓狗嗅。當貝貝繼續搖著尾巴時，胡里奧抓住它嘴上的報紙，假裝要取走報紙。貝貝知道這是逗著玩，搖著頭，緊緊咬住報紙，烏黑的眼睛炯炯發光，從咬著報紙的牙縫裏，虛張聲勢地發出嚇人的叫聲。

身後響起現金櫃的鈴聲，胡里奧站起身，對正在接過零錢的黑髮女郎微笑。

「這是一條好狗，」胡里奧說，「獅子狗的智力很高。」

黑髮女郎轉過身，衝他點點頭，表示同意。這時，櫃臺後面的店主說：「牠很聰明啊，每天都為主人叼報紙回家，對不對，貝貝？」

貝貝搖搖尾巴。

胡里奧說：「大家都承認，獅子狗在智力上超過一般的狗。」

黑髮女郎對他微微一笑，她看出胡里奧很喜歡那條狗，也很喜歡她本人。然後，她牽著狗，離開櫃臺，出去了。貝貝很驕傲地仰著頭，叼著報紙，跟在她身後。

胡里奧從新買的一包香菸裏，取出一支，點著，吸了一兩口之後，舉手向櫃臺後面的店主告別，推開門，走到外面的人行道。他看見那個黑髮女郎和狗向北走去。

那天非常熱，時間是午後一點，胡里奧的襯衫不久就濕透了。

他很奇怪，為什麼黑髮女郎走在太陽下面，顯得那麼清新、涼爽？

他從眼角看到哈利和萊曼離開街對面的櫥窗，向他走來。

他像沒有看見一樣繼續走，並沒有加快步伐，他們一直在對面人行道上走，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，一直到他向自己住的低級旅館走去時，他們倆才跟了上去。

這家旅館很簡陋，休息室只有一個酒吧和一個吧臺，吧臺就設在樓梯口的後

面。這時候，酒吧沒有人，只有一個肥胖的侍者，趴在吧臺上，呼呼大睡。

胡里奧剛踏上第一個臺階，哈利就開口叫他：「胡里奧！」

胡里奧停下腳步，轉過身，眯起眼睛看著哈利和萊曼。「是哈利嗎？」

「是啊，」哈利說，「你住在這兒？」

「暫時的，你怎麼找到我的？」

「不是找到，是無意中碰到，」哈利說，「上星期你給了安迪住址後，就搬家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付不起房租，你們應該知道。」

哈利說：「幸虧我們看見你走進那家雜貨店，否則，安迪可能以為你想溜掉呢。」

「我不會做那種事的，」胡里奧說，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和你談談。」哈利說。

「談什麼？上星期我告訴安迪，我沒有錢。」

「我知道你說過，」哈利和萊曼現在站在樓梯口，「我們到你的房間談吧！」

胡里奧轉過身，領先走上狹窄的樓梯。到了樓頂，有一條黑乎乎的走廊，直通房屋深處。兩旁各有六扇門。胡里奧走到離樓梯口最近的一間，打開房門，哈利和萊曼跟在後面。萊曼隨手關上了門。

萊曼個子很矮小，下巴上留著鬍子，一隻眼睛突出。哈利身材魁梧，全身肌肉鼓鼓的。

胡里奧在凌亂的床上坐下，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安迪認為你現在也許有錢了。」哈利輕聲說。

「我沒有，」胡里奧說，「上星期我沒有錢，現在也沒有，安迪答應給我一個月的期限，當然，還有其他幾個條件。」他聲音裏含著諷刺，「你們聽到的，你們當時在場。」

「是啊，」哈利說，「不過現在安迪認為你有錢了，不必等一個月。」

胡里奧盯著他：「用什麼付？」

「廢話，當然是用錢了，還能用什麼付？」哈利咯咯笑起來，似乎很得意。

「什麼錢？我告訴過你——」

哈利對萊曼說：「你聽到了，萊曼？什麼錢？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。」萊曼一隻眼睛轉向哈利，另一隻眼睛一動不動，胡里奧很想笑，但控制住自己。

「你們在說什麼錢？」他問。

「安迪聽說你昨天得手了。」

「得手了？」胡里奧驚訝地說，「得手什麼了？」

「世紀儲蓄所，」哈利說，「搶劫。」

胡里奧半天沒吭聲，然後說：「安迪怎麼會認為是我幹的呢？」

哈利聳聳肩：「他反正知道就是了，那是他的本事。」

「他弄錯了，你可以告訴他，我連昨天發生搶劫都不知道，一直到今天看報

紙才知道。告訴安迪，我一直在籌錢還他，但不是用那種方式。」

「如果不是世紀儲蓄所，」哈利說，「那麼從哪兒弄錢呢？」

「從別的放高利貸人那裏，我想安迪已經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單，我是一分錢也借不到。」「你認為可以從別的高利貸人那裏借到錢？」哈利輕蔑地問，「你向安迪借了三千元，一分錢也沒還，消息馬上傳開了，胡里奧。」

「如果高利貸借不到，他指望我去哪兒借呢？」

「我們還是談正事吧，」哈利微笑著說，「安迪說你從世紀公司弄到五千元。」胡里奧叫道：「安迪瘋了！」

哈利聳聳肩。「也許你撒謊。」他做了個手勢，於是萊曼從外套下面掏出一把手槍，對準胡里奧的肚子。

「這是幹什麼？」胡里奧問。

「安迪說要瞧瞧。」哈利回答說，走過去，抓住胡里奧的手臂，拉他站起來。胡里奧很想抗拒，但是知道那是白費力。

「轉過身，朋友。」哈利說。

胡里奧看看萊曼的手槍，轉過身，感覺到哈利的雙手在搜索他的全身，哈利從他口袋裏拿出他剛買的香菸、一包火柴、一條骯髒的手帕、一支原子筆，三十八元八角兩分現金。

「錢在哪兒？」哈利問，把胡里奧轉過來，面對著他。

「我僅有的錢就在那兒了，」胡里奧指著哈利扔在地板上的鈔票。「就是那些，全在那兒了，三十八元，我全部的財產，現在你們應該明白爲什麼我要搬到這個垃圾場了吧？」

哈利沒有回答，他們開始仔細搜索胡里奧的房間。哈利撕開床墊，敲敲地板，聽聽有沒有鬆動的。推開房間唯一的窗戶，仔細查看窗臺，一無所獲。

「垃圾筒在哪兒？」哈利問。

「在走廊，左邊第二扇門那兒。」胡里奧說。

哈利走出去。

萊曼拿槍站在房間中央，看住胡里奧，一直到哈利回來。

「那裏沒有。」哈利對萊曼說。

萊曼第一次說話了：「讓我來問問。」

哈利咯咯笑著說：「好吧，運動員，請吧！你認為他在撒謊？」

萊曼點點頭：「我這麼認為。把他的手放在桌面上。」

哈利抓住胡里奧的左手腕，把他拉到桌子邊，用力將胡里奧的左手平放在木頭桌面上。「是這樣嗎？」他問萊曼。

萊曼點點頭，將手槍掉轉頭，猛地砸下去，砸在胡里奧的小指頭上。胡里奧聽到指頭斷裂的聲音，他痛苦地叫了一聲，努力想從哈利手中掙脫出來。哈利放聲大笑，繼續壓著他的手。「現在，」萊曼舉起槍，「這只是一個樣子，你每撒一次謊，就斷一根手指。世紀公司的錢在哪兒？」

胡里奧臉色蒼白，痛苦地抿緊嘴唇。他說：「我知道安迪在本市有許多耳目，

但這次他搞錯了。我再告訴你們一次，我沒有搶劫，也沒有那筆錢。我沒有辦法還安迪的債，你們還不明白嗎？你們可以打斷我的每一根指頭，但我仍然拿不出錢。」

萊曼說：「哈利，按住他的手。」說著，舉起手槍。

「等一等，」哈利說，他在考慮胡里奧的話。「萊曼，夠了，到目前是夠了，我們再和安迪聯絡一下。」

萊曼聳聳肩，把槍塞進夾克裏。

胡里奧抽出手，用另一隻手輕輕地摸著斷裂的小指。他說：「萊曼，下次我看見你，我要剝了你的皮。」

萊曼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你真把我嚇死了，胡里奧，」說著，用拇指根擦擦那隻壞眼睛。

哈利大聲說：「手指的事，對不起得很，胡里奧，即使這次世紀公司的案子不是你做的，也等於向你表明，安迪不喜歡人家拖延，爲了你自己，我希望你說實話。」

「是啊，」胡里奧說，「你們向人表示的方式真奇怪。」

哈利和萊曼走了。

胡里奧走出房門，到外面的公共浴室，關上門，把冷水放進洗臉盆，再將受傷的手放進冷水裏，直到痛苦減輕。然後再回到房間，躺在被毀壞的床墊上，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辦。

三點鐘的時候，他下了床，用梳子梳梳頭髮，拉好領帶和外套，撿起地上的錢，放進外套口袋裏，在五斗櫃的破鏡前照照，估計上街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。

他走到樓梯口，看看酒吧兼休息室，那裏現在擠滿了人，大約有十來個建築工人在喝啤酒，顯然，他們來自附近工地。胡里奧決定不冒險穿過酒吧，因爲哈利和萊曼可能在外面等著他。安迪對借債的人向來不信。

胡里奧穿過旅館後門，進入後面的窄胡同。他走到胡同的盡頭，向後看看，似乎沒有人跟蹤他。

他在一家加油站找到一個電話亭，掏出一枚銅板，扔進去，撥號碼。

電話響了三聲後，有個活潑的女人聲音說：「喂？」

胡里奧想，這聲音正是那位帶狗的黑髮女郎。

他說：「你就是那個黑色獅子狗的主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她愉快地說，「哪一位？」

「我叫胡里奧，我就是兩個小時前，在雜貨店和你談到狗的那個人。」

「啊！」她大笑起來，聲音非常清脆。「終於打來了！我一直在等你呢。」

胡里奧心一跳，心想，也許會順利，便小心地問：「是不是因爲錢？」

「當然，我最初非常驚訝，後來我想一定是你的，不會是別人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是我的。」胡里奧說，「我現在可以過來取嗎？見面我再向你解釋。」

「我住在玫瑰道二二五號，」她馬上回答說，「你知道在哪兒嗎？」

「我可以叫出租車，你會在家嗎？」

「我會在這兒。」她說，「我很好奇。」

胡里奧走出電話亭，用骯髒的手帕揩揩額頭，將受傷的手插進外套口袋，站在加油站外面，叫了一輛出租車，跳上車。

她親自開門，黑獅子狗在她身邊，她仍然是那套粉紅色打扮。

「請進，胡里奧先生。」

貝貝認出了他，高興地叫了一聲，使勁搖尾巴。

她領胡里奧走進一間樸素而高雅的客廳，後面窗口的空調開著，裏面非常涼爽。

她請他坐在一張輕便椅子上，自己則在一張有靠背的椅子上坐下，但隨即又跳起來，說：「喝點冰茶怎麼樣，胡里奧先生？還是要杯酒？」

「冰茶就行了，」他說，「抱歉，我還沒有請教你的名字呢！」

「約瑟芬，」她說，對他微微一笑。「我一會兒就來。」她穿過一扇門，大約進了廚房，不久，端出一壺冰茶和兩隻杯子。「如果你不認識我，怎麼知道我的電話號碼？」

「貝貝的頸牌上有你的電話號碼，我在雜貨店裏看到的。」

「我的天，你可真仔細，不過，照這種情況，放五千元在狗的嘴裏，我想是你幹的。」

他點點頭，「我估計雜貨店的人知道你是誰，因為你和貝貝似乎是那裏的常客。」

貝貝一聽他提到它的名字，就含著一根塑膠火雞骨頭過來，坐在胡里奧面前。明亮的眼睛盯著他，乞求胡里奧和它玩拉扯的遊戲。胡里奧伸出沒有受傷的手，扯了幾下塑膠骨頭。貝貝咬住，猛地拉回，喉嚨深處故意發出低吼聲。

約瑟芬說：「你可以想像，當你那包百元大鈔從貝貝的報紙裏掉下來時，我的感覺！」

「那是我唯一能想出來的辦法，」胡里奧一本正經地說，「可以安全地把它弄出店外，並且可以回頭再取回來。」他認為說多了，「真對不起，約瑟芬小姐，把你捲進這樣的事。」

「不必道歉，」約瑟芬說，「我倒是很高興參與此事，很刺激！當然，我想知道的是，為什麼在我和貝貝進店時，你要將那筆錢脫手？」

胡里奧呷了口冰茶，說：「我跟你說實話，那是我保住這筆錢的唯一辦法。你知道，我欠了一位放高利貸的幾千元，上個星期我沒有錢，我告訴他我沒法還錢，我實在還不出。因此他竟限我一些時日。然後，前幾天晚上，我出乎意料地贏了五千元。開始下小賭注，用我僅有的二十元下的。慢慢的贏了五千元，也就是今天我放進貝貝銜著的報紙裏的錢。為什麼呢？原因是，就在你進店之前，我向窗外一看，剛好看到那個放高利貸人的兩個收賬員，事實上，他們是兩個無惡不作的歹徒，專門用武力討債。總之，那兩個人是在等我出去，我立刻懷疑，他們可能知道我贏錢的事，準備必要時動武，一次討回。你知道我是什麼處境。」

約瑟芬的眼睛瞪大了。「我聽說放高利貸的都是吸血鬼，」她不屑地皺皺鼻

子，停了一下，胡里奧覺得她面露尷尬之色。「也許我不夠聰明，可是，如果你贏的錢夠還債，爲什麼不乾脆還清呢？」

「我還有個更需要錢的地方。」胡里奧說。

「幹什麼呢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我在哥倫比亞城有個姐姐，」胡里奧嚴肅地說，「我的父母在車禍中去世後，是她撫養我成人。現在，她一個人生活，很窮，六個星期前中風。所以我才會去借錢幫她支付醫藥費。我這五千元也準備給她用。這年頭住院治療是很費錢的啊！」

「哦，真爲你姐姐難過，胡里奧先生，不過，你沒有工作嗎？總有個賺錢的方法吧？爲什麼要找放高利貸的呢？」

胡里奧狡黠地一笑。「我想我是個天生遊手好閒的人，以賭博爲生，六個月來，我手氣都不好，一直輸，直到前天晚上才贏。」他喝完冰茶，「現在，我不可不可以取回我的錢，我要搭下午的汽車到哥倫比亞城。」

「幾點鐘的汽車？」

「五點。」

「那還早著呢，」約瑟芬說，「還有些事情你沒有告訴我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比如放高利貸的那兩個打手，有沒有打你？」

胡里奧從口袋裏拿出左手，伸出小指。她一看就驚叫起來。

指頭現在腫得很大，皮肉都烏青了。

「我的天哪！」約瑟芬喘著氣說，「他們傷害你了，指頭斷了嗎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「應該立刻去看醫生。」她說。

「你錢一給我，我就去看醫生。」

她又倒了一杯冰茶。「錢是在我這兒，」她考慮了一下說，「我只是奇怪，你怎麼知道我不會獨吞呢？」

胡里奧說：「我看出你是個絕對誠實的女人，貝貝看來也很誠實。」他對貝貝咧嘴一笑。

「謝謝，」約瑟芬說，「我也替貝貝謝謝你。不過，實話告訴你，我開始真想獨吞呢。有生以來、我還沒見過那麼多的錢呢！如果我留下錢的話，你也不可能證明我撒謊。我又仔細一想，不，這筆錢一定是雜貨店那個和貝貝說話的人的，那人也喜歡獅子狗。於是，我決定把錢還給你，可又不知道到哪兒找你。因此，我打電話到我哥哥辦公室，告訴他整個事情經過，他說我應該留下錢，一直到有你的消息。他相信我會有你的消息的。」

「他說得對，」胡里奧說，「我不是來了嗎？」他漸漸有些不耐煩了。「現在，請問約瑟芬小姐，我的錢在哪兒？」

她隨便一指空調下的桌子，說：「在那兒，中間抽屜裏。」他知道她說的是實話。「在原來的信封裏，原封未動。我只是希望你等到我哥哥回來，胡里奧先

生，我打電話告訴他你要來取錢的事時，他說希望你等他一會兒，他已經在路上，希望問你一些問題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哦，身分之類的問題。我哥哥說，牽扯到錢，總應該小心點。」

胡里奧的手在痛了，他急於從這個女人手中取回錢，趕緊離開，可是他知道不能顯出著急的樣子。

「那麼我就等他吧，」胡里奧說，「我不怪你哥哥查我的身分，他這麼仔細，可以當律師了。他是不是律師？」

「不是，」約瑟芬說，「他不是律師，他是負責盜竊的警官。」

胡里奧痛苦地叫了一聲，好像有人又敲斷了他的一根指頭一樣。約瑟芬仔細打量著他，眼睛中流露出好奇的神情。她說：「我注意到那些鈔票的號碼都是連著的，我才打電話給我哥哥，他告訴我，你的錢是從世紀公司搶來的。」

胡里奧跳起來，慌亂中受傷的手指碰到椅子的扶手，痛得他叫了一聲。他正想衝向大門，約瑟芬大叫一聲：「看著他，貝貝！」

胡里奧怔住了。

貝貝跳到胡里奧面前，伏下身，兩隻眼睛緊盯著胡里奧的臉，露出凶光。

胡里奧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就在這時，前面門廊響起匆忙的腳步聲，胡里奧將疼痛的手放回口袋，一言不發地坐回椅子中。

當兩位警察帶走胡里奧時，他回頭看看約瑟芬，她的表情既有同情，也有懷疑。

「胡里奧先生，你在哥倫比亞城真有一位生病的姐姐嗎？」她問，聲音並不像平常那麼愉快。

胡里奧沒有回答。

----- (完)